

“钟亦案”的灰与黑

十年打工路:

“他基本只养活了自己”

钟亦,1988年出生,14岁上初中,不到一个学期即辍学。钟亦的父亲钟棋(化名)说,他成绩不好,不如学艺。父亲托熟人把钟亦送到湘阴县城学习汽车修理,“当了一年半学徒,又做了一年半师傅,前后三年,没有挣到钱。”

17岁的钟亦决定去广东闯一闯。此前,他的大部分伙伴去了深圳,看起来“混”得不错。

“做了四五年,活都不长久,工资也不高,没剩什么钱。”钟父说,儿子每年仅在春节回家一次,没有露出发财的样子——连荷包都没有鼓起来过。他对儿子工作的工厂不清楚,甚至弄不清楚究竟工作地点是在深圳还是在广州,或者别的什么地方。

2011年,钟亦回来了,跟随父亲学泥瓦匠。再后来,跟随一个亲戚在岳阳、长沙等地做净化工程。钟亦的最后一份工作,是2013年10月,在哥嫂开的一家小饭馆里“跑龙套”。哥哥把弟弟的工资交给母亲存起,给他留点零花钱。

钟亦自己也主动把打工所积累的一点钱交给母亲。“十多年里有过几回。”钟父说,他基本只养活了自己,“讨老婆”的钱都是家里给的。”

邻居结亲家:

“他脾气好,像个女生”

从钟亦家走百余米,就到了他岳父朱元文的家。朱家人丁五口。在三个孩子当中,女儿朱陈排行老二。1990年出生的朱陈,小学毕业后扔下了书包,几年后随在广东打工的姐姐外出务工。

在“朝圣”般的春节里,同吴公村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朱陈每年会回到家乡和父母团聚。吴公村的年轻人难得聚拢。趁着回乡的机会,他们一起吃饭、打牌,聊外面的世界,遇上某人生日的时候,他们会赠对方一些小礼品,人群里面包括钟亦。

“同居长千里,两小无嫌猜。”但此番描述不能搁在钟亦与朱陈身上。“即使他们小的时候,一起要的机会也不多。”钟父说。各为生计奔走,钟亦与朱陈的人生本无更多交集。

2011年春节,邻居来说媒了。据说,是朱陈的父母看上了钟亦,撮合朱陈和钟亦的婚事。

“做事勤快,不咋说话。”与钟亦一起长大、关系较近的邻居李小芳(化名)这样评价他,“我们开他的玩笑,他不发火,还笑,脾气极端地好。”

对于钟亦的性格,朱陈的姐姐朱彦(化名)援引妹妹的话说,有一次,钟母批评他的不对,他就躲到自己房间的床上睡觉,“像个女生”。

除了极少打会儿扑克、平时抽点烟外,钟



钟亦,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三塘镇吴公村人,25岁,小学文化程度,学过两门手艺,长年在外打工,无存款,和父母同住。

2014年2月7日,正月初八,这是钟亦与妻子朱陈结婚一周年的日子。这天晚上,钟亦潜入妻子家里,杀死妻子、岳父、岳母以及妻弟四人,随后投江自溺身亡。

钟亦是怎么样的一个人? 记者三次深入湘阴调查,试图勾勒出他一步步走向毁灭他人、毁灭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亦没有不良嗜好。他参与的牌大多两元一局,抽的烟两元一包。钟父说,嗜好是要钱的東西,他没有钱。

订婚的时候,钟亦送给朱陈的礼物是一个平板电脑。“1020块钱,我儿媳妇很喜欢,常常拿着玩。有时候,他们一起玩。”钟亦的父亲说,“儿媳妇(长相)比儿子强,我们自然满意。”

被公开的“隐秘”

2013年正月初八,24岁的钟亦和22岁的朱陈结婚了。但是,婚后钟亦与朱陈的生活,没有呈现鸾凤和鸣般的图景。

朱陈对娘家人的说法是,他“那方面”有问题。朱陈的姑父提到,侄女一次和公婆拌嘴时,甚至说得更直接,“连绷都绷不起,几秒钟就不行了——日子怎么过?”

钟亦的事,逐渐传遍全村。这个时期的钟亦,绷着脸,话更少,脾气开始变得暴躁不安。钟亦的母亲李秀芳(化名)说:“(他)一开口就很‘冲’。”

9月底,钟亦的父母带他们到长沙的医院做体检。钟亦的父亲说:“检查结果说明他有些小问题,但是具有生育功能。”

尽管磕磕碰碰,但钟亦努力想挽回婚姻。老丈人家修房子,钟亦发挥泥水匠的特长,整天围着工程转。“一般砌房子是230元每平方米,我们只收了200元(每平方米)。”钟亦的父亲说。

过完国庆,朱陈去了广东,钟亦随后到哥嫂开的一个小饭店里当“帮手”。钟父说,分开的那几个月,他们夫妻电话都没有通过。“那个时候我

也在外地打工,同样没有(接到)一个电话。”

2013年下半年,钟亦的一个好友李嘉(化名)去看他。李嘉说,他的烟瘾变大了,“原来两天一包的,现在一天要抽好几包。”

钟亦对李嘉说,他的手机号码只有3个人知道。

钟亦的最后一个春节

2014年的春节,湖南天气反常,几天前还是艳阳高照,几天后便大雪纷飞。钟亦和朱陈分别在年前回家了。

朱彦记得,农历十二月二十八左右,钟亦随他们一起逛街,小舅子看上一双鞋,钟亦爽快地帮他付了钱。大年三十和初一,两家人一起团圆,彼此送祝福,“钟亦的脸上露出不常见的笑”。

初二,钟亦邀朱陈的姐夫到湘江游泳。朱陈的姐夫是陕西人,去年整个春节,两人一起走亲访友。在朱陈与钟亦的问题上,姐夫持“劝和”态度。初四,钟母生日。朱陈去湘阴县城购买了一对金耳环送给婆婆,花了1200元。

朱陈和钟亦的婚姻,一切似乎均在朝好处努力。

初六,朱陈的姐姐与姐夫回深圳。朱陈本来也买好了同去的票,但婆婆家不同意,只好把票退了。这天晚上,朱陈住到钟亦的房间。

初七凌晨4点左右,朱陈突然鼻青脸肿地冲下楼,哭喊着要回娘家。朱彦回忆,听父亲在电话里说,当晚,钟亦要求“圆房”,妹妹不从,他就动手打人,“还用脚踩妹妹的头”。

在钟亦父母的竭力劝阻下,朱陈被拉到钟

亦嫂子的房间睡了一晚。钟父说,这个时候让她回去,她的父母一定非常担心,婚姻也许就此破裂。

初七早上8点17分,钟父准确地记住了这个时点,他送朱陈回家。但朱父很快过来,双方大吵一架,离婚再次被提出。钟父对亲家说,孩子都这么大了,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随后,朱父带着女儿去看军医,因为伤势较重,军医又带着他们去了另一家较大的医院。

当天,朱父还去找了村委会主任,希望村委会出面调解,并特意叮嘱村委会主任,“别说重话,两家关系向来不错”。村委会主任这天重感冒了,正在输液,他就打电话派邻近的党员去做思想工作。

钟亦听不进,传话给村委会主任,“要砍死朱陈”。大家没有把这当回事。生活中扬言要砍要杀的不少,终究会有几人以身试法?

2月7日,正月初八,钟亦和朱陈结婚一周年的日子。这天,外面飘着雪,钟亦待在家里,烤着火,并无异常。晚上,他与兄嫂一起看电视,恰好某电视台播出云南腾冲杀人事件,大量细节被还原。

没有人注意钟亦的表情。他一直就不引人注意。同家里人一起看电视的时候,他从来不拿遥控器。“他不和别人抢什么,在家里也一样。”钟父说。晚上10点钟不到,家人相继就寝。钟父脑海里最后一幕是,儿子靠在沙发上,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视机看。

血案

初九上午,钟母发现儿子房门没关,人却不在,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,电话拨不通。钟父去敲亲家的门,无人应答。他没有深究其原因,毕竟两家刚刚吵过架。

下午,钟父继续拨打钟亦电话,仍无法接通。又到房间去寻,结果找到钟亦留下的一张纸条。

“他说他要去该做的事,要哥哥照顾好家庭,来世再报父母。”一看完纸条,钟父立即去找朱陈的叔叔和姑父,一同赶往朱家,从二楼后窗翻了进去。在床上,他们分别发现了朱陈、朱陈的父亲、母亲与弟弟的尸体,而朱彦两岁的女儿趴在被子上,浑身冻得发紫,哑着嗓子哭。

在这里,钟亦留下了另外三张纸条,陈述了他经济拮据、事业无成、婚姻投入、情感挫折等原因以及对朱家的种种怨恨。

失踪5天后,警方在湘江打捞上了钟亦的尸体。他的身上绑着石头。在严谨地调查取证和DNA样本对比后,岳阳警方还原了这起凶杀案的过程:初九凌晨,钟亦用电击的手段,分别致朱陈等4人非命后,骑自行车来到湘江边,喝下剧毒农药,脱掉外衣,绑上石头,把自己沉入江底。

据《中国经济周刊》

年近六旬的辽宁阿婆白春荣,在等了25年之后,终于等来了一纸迟来的无罪判决。

25年前,她因涉嫌盗窃在佛山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3月24日,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,该院近日依法启动审判监督程序,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,再审决定判决白春荣无罪。

入狱

白春荣出生于1955年,辽宁人,是佛山的外来务工人员。根据原指控,1988年10月27日、28日,白春荣先后窜到西樵登山大道径边路5号布店、6号布店、8号布店盗窃到布匹共1102米,价值4127.57元。得逞后,白春荣将布匹寄藏在附近的1号布店内。

同年,原南海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,白春荣无视国法,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秘密窃取公私财物,数额巨大,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。白春

花甲老太二十五年等来无罪判决

当年被认定偷了价值4000多元布匹被重判8年

荣拒不认罪,应从严处罚。根据当时刑法相关规定,以盗窃罪判处白春荣有期徒刑8年。

白春荣对判决不服,出狱后一直未停止过维权。去年,她向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,要求依法重新处理。

疑点

佛山市中院再审发现,在整个案件中并没有人亲眼目睹白春荣实施盗窃布匹的行为。但对其不利的是,受害店铺店主事后均指认从白春荣身上扣押的布匹是失窃物。白春荣在这些受害店铺都出现过,而她只能对其中的一包布提供购货收据。

法院认为,白春荣对涉案布匹

的来源在多次供述中虽然有出入,但是对其所说的布匹来源,侦查机关没有作调查核实,不能排除白春荣是合法购买但未开收据。

同时,辨认程序也存在重大瑕疵。除8号店店主之外,其余受害人陈述均是在抓获被告人并起获赃物之后所作。这些陈述中,没有人亲眼目睹白春荣实施了盗窃行为。此外,受害人均是先看赃物再作辨认,从而认为被告人盗窃了自己的布料。

令人不解的是,根据原审认定的事实,白春荣分别在江浦中路6号布店与8号布店盗窃布料之后,雇请拖拉机在江浦中路5号布店将

涉案布匹运至径边路1号布店存放。按照布店分布图显示,8号布店在江浦中路的右边,5号布店在江浦中路的左边,白春荣作为一名“瘦瘦的中年妇女”如何将重约180斤的布匹在不被他人发现的情况下快速转移至5号布店门口?

法院还发现一个有违常理的事实。白春荣将“赃物”运到1号布店后继续在该店买布。事后,她不但将“盗”来的布匹寄放在1号布店内,而且没有进行任何改装或隐去相关特征,反而要求1号布店店主出具了收据,并约定次日来提取布匹。

改判

佛山中院再审认为,原判决在没有直接证据而间接证据不足以形

成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下,仅凭被告人前后不一的供述以及受害人陈述,便推断出白春荣实施了盗窃布匹的行为,认定证据不但不充分,而且也不符合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。

“虽然本案中白春荣的言行存在疑点,但在前期侦查中,侦查人员并未对其交代的情况予以核实,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,不能因其有犯罪的可能而得出其构成犯罪的结论。”佛山中院审判监督庭审判长怀晓红说。

近日,该案经佛山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出判决,撤销原判决,改判白春荣无罪。

“再审判决已送达案件当事人,暂时未收到是否申请国家赔偿的反馈意见。”佛山中院宣传部门表示:“如果白春荣申请国家赔偿,我们将依法受理。”

据《新快报》